

國際動態述評

俄總統葉爾欽訪問中共

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四月廿四日前往北京訪問，這是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之行後，第二度訪問。葉氏原擬於去年九月間動身，因病推遲至今。此次訪問，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簽署「俄中聯合聲明」。雙方相關機構亦簽訂「兩國政府建立直通保密電話通信線路」、「保護知識產權」、「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共同開展能源領域合作」、「關於興凱湖自然保護區」、「外匯監管領域合作及互助」、「進出口商品合格評定合作」、「反不正當競爭與反壟斷領域合作交流」、「禁止非法販運和濫用麻醉藥品與精神藥物合作」、「一九九六年經濟貿易合作」、「體育合作」、「核安全合作」等十二項協定或議定書。四月廿六日，葉爾欽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三國總統在上海，與中共簽訂「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上述這些協定，特別是邊境協定，原擬於去年九月簽署的。

因此，葉爾欽的訪問並未超出去年原定行程的計畫範圍；但目前國際形勢似又異於往昔。綜合分析如下：一、經貿利益是雙方會談主軸之一，去年雙邊貿易總額五十四億六千萬美元，長遠目標將為二百億美元。能大幅提升貿易額的項目主要是依賴俄對中共的軍售、核電站興建、三峽水壩工程建設；三峽工程係召開國際標，俄不一定有把握爭取到。另一方面，俄國希望吸引中共投資和合資；現今俄吸收外資的情況欠佳，自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祇有六十億美元的直接投資。二、邊界信任協定目的在使中共與俄國及中亞國家邊區軍事活動降至防衛水平和公開化，避免不必要的猜忌。中共藉此可全力發展海洋戰略，俄羅斯亦可全心面對北約向東擴張的威脅。三、俄對中共軍售和軍事科技轉移雖不符合俄長遠利益，但卻可延緩俄部分國防工業破產危機及獲取可觀外匯。中共採購俄國蘇凱廿七型戰鬥機、潛水艇和防空飛彈等裝備，同時亦將引進武器生產設備，直接在中國大陸製造戰鬥機。這些方面的合作亦行之有年，預料將持續擴展之。

俄「中」兩大國的合作雖自稱是「建設性夥伴關係」，但雙方仍存在一些潛在問題：一、中共大批非法移民居住在俄屬遠東地區，導致當地反華、反「黃禍」情緒濃厚。二、東段邊界仍有部分未釐清歸屬，可能將繼續延宕下去。三、中共對中亞國家持續擴張經貿聯繫和影響力，業已引起當地政府和莫斯科的注意。在國際方面，雙方日趨密切的交往已引起外界的諸多忖測：一、雙方將在國際政治問題合作，以突破西方勢力壟斷及反制西方對兩國內政的干預，包括車臣問題、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二、美日兩國在戰略上將視中共、俄國為潛在威脅，特別是中共在俄國軍事協助下發展海洋戰略。西方擔心俄「中」夥伴關係不僅成為戰略性的夥伴，而且有可能成為「不結盟」但「實質結盟」的關係，雙方相互呼應聲援。（王承宗）

歐亞經濟聯盟與獨協

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和白俄羅斯四國總統於三月廿九日在克里姆林宮簽署「關於在經濟與人道領域進一步加深一體化條約」。俄輿論稱此約係「實際地建立了歐亞經濟聯盟」。四月二日，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兩國總統簽署「關於組成主權國家共同體條約」，象徵著俄羅斯朝向恢復「蘇聯」或「俄羅斯帝國」的第一步。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解體後，代之的「獨立國家國協」（簡稱獨協）成為一鬆散的組織；俄國基本上藉著雙邊條約維繫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而且這些新獨立國家普遍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社會秩序混亂及政治、軍事困境；重新建立經濟聯繫和集體安全成為俄國主要課題，並藉以維護俄國在前蘇聯地區的勢力，對抗北約東進和西方經濟力量滲入這些共和國，例如俄國全力反對哈薩

克興建通往中國大陸、阿塞拜疆興建通往土耳其或伊朗的輸油管。

四國條約按照哈薩克總統納查巴耶夫(N. A. Nazarbaev)的詮釋：一、在經濟領域將協調彼此進行的改革政策和步調；商品、勞務、資本和人力市場自由流通；在四國領域內同等權力取得、支配和使用財產權；進行物價協調政策；建立單一模式的民法規則及國家調節經濟規則；開始形成運輸、電力、支付及其他聯盟；並在今年內完成單一關稅領域的設置。二、在社會和人道領域內，四國將簡化公民權申請手續；協調社會政策，包括統一教育政策（相互承認學籍、學歷），擬定共同的教學計畫。簡言之，四國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將相互開放，建立類似歐洲共同市場的體制，包括單一貨幣。

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主權國家共同體」條約，係獨立國協區域內最前進的形式。俄國輿論稱白俄羅斯總統路卡申科(A. Lukashenko)是幸福的人，因為此條約有助於解決白俄羅斯的經濟困境。條約建議將來建立單一的經濟領域，組成共同的運輸、能源、科技和資訊領域；自一九九七年開始組成單一的農業工業綜合體及將貨幣信貸與預算制度予以統一，最後實施共同貨幣。條約亦規定將實施統一的法律制度，相互協助解決就業問題、協調對外經濟聯繫、共同組織關稅事務、統一度量衡、水文、統計標準；相互協助保障安全與保護邊界。事實上，此條約將白俄羅斯置於俄國保護下，成為典型的附庸國；而俄國則承擔其經援、軍援義務，包括維持俄駐軍、共同管理海關和防務；以及由俄國支援白俄羅斯工業、科技發展，包括維持煉油工廠運作，和貨幣穩定等。

上述兩個條約的簽署，無疑使原有的獨立國協架構更為空洞化；亦即獨協領域內存在不同級別的團體或共同體。而與俄國有著利害衝突的成員國將漸行漸遠。(王承宗)

俄國總統大選選情

俄羅斯總統選舉將於六月中旬舉行，四月十六日(選前兩個月)中央選舉委員會停止受理申請候選人資格審定。已被受理並完成審核具候選人資格者包括現任總統葉爾欽，俄共領導朱岡諾夫(G. Zyuganov)，自由民主黨領導季里諾夫斯基(V. Zhirinovskiy)和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已被受理申請(即提送選民連署書)，仍待審核者有：雅夫林斯基(G. Yavlinsky)、塔拉梭夫(A. Tarasov)、列貝德(A. Lebed)、費多羅夫(S. Fedorov)等共十名；另外有二名審核未通過。選民連署的門檻為一百萬份。總的來說，候選名單陪榜的人雖多，較具分量或聲名的祇有五名，即已審理通過的前述四名和待審理的雅夫林斯基。按選舉法規定，任一候選人在第一回合投票未能贏得過半數投票數；須由得票較多的前二名候選人再舉行第二回合投票。目前選情顯示，無人能在第一回合投票取得勝選。

三月中旬(選前三個月)的抽樣調查顯示，俄共領導人朱岡諾夫的得票率將佔二五·八%，葉爾欽一七%居次，雅夫林斯基一三·二%，季里諾夫斯基八·一%，列貝德七·八%，而有聲名卻無眾望的戈巴契夫祇有一·二%。因此預料第二回合的選舉是免不了的，並且將是朱岡諾夫與葉爾欽的對決，這種情勢將因退選的候選人及其黨派的動向而分成兩大勢力。葉爾欽如能成功整合民主黨派和爭取中間勢力支持，可望順利當選連任。

在位者優勢原則亦使葉爾欽易於動員宣傳機器和行使有利於選舉的政令、活動。例如：三月卅一日葉爾欽下令將終止車臣戰事；下令發放預算資金支付地方政府積欠的人事費用；訪問中國大陸；以及七加一高峰會議(美英法德義日加七國和俄國)選定在莫斯科召開，於四月十九日討論核能安全問題；這些活動皆有助於提高葉爾欽的聲勢。同時，葉爾欽亦公開表示，如果俄共勝選，可能引發內戰。基於俄共欲恢復前蘇聯版圖、修改現行經濟政策，對主張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黨派和既得利益集團將陷於不利，並且引起外國投資者疑忌。葉爾欽的警語可能會促成這些黨派的再結合，以確保民主果實。(王承宗)

G七財長會議暨世銀與IMF年會於華府召開

包括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義大利的七大工業國（G七）的財政部長及央行總裁四月廿一日在華府召開會議，設法謀求刺激全球經濟成長、因應匯市動盪不安之道，並討論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問題。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表明歡迎美元自去年以來逐漸升值的走勢，各國並將繼續在外匯市場加強合作。G七並對正處於低迷狀況的歐洲經濟前景表示樂觀，但並未提出任何具體的刺激經濟成長方案。對於美元匯率應否繼續升值，美日與歐盟意見分歧，歐盟各國主張美元應進一步升值，美日則對目前的美元匯率表示滿意。此外，各國關注國際金融機構及全球市場機制的發展，並呼籲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各個區域的開發銀行合作，提出更多計畫以協助貧窮國家。這場會議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半年一度的全會同時舉行。

俄羅斯的經濟改革迫切需要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挹注，而蘇聯時代遺留的外債也亟待重整，這兩項棘手難題近日即將迎刃而解。俄羅斯政府四月十九日承諾會繼續堅守與IMF的協議，持續經濟改革，以符合IMF貸款和債權國家減輕俄國償債壓力的條件。七大工業國家的財長會議一致決議支持俄羅斯經改，協助俄羅斯解決外債償還問題，同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給俄羅斯總額高達一百零一億美元的貸款將可望繼續撥款，大約四月底將撥款三億四千萬美元。另外，為防止墨西哥危機重演，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主要成員同意擴大一般借款協定（GAB），但是對於具體細節尚無定論。根據GAB，會員國必須在特別或是緊急情況下提供資金給IMF，而包含G七、比利時、荷蘭、瑞典和瑞士的G十集團（十一國）已提供IMF二百五十億美元。而在IMF與世界銀行舉行的年會上，G十已同意把GAB提高到五百一十億美元，G十並希望是由一些較小的新興國家來提供增加的資金，不過新興國家表示，除非他們對如何運用資金有更大的發言權，否則他們不會同意。此外，對IMF出售黃金準備以援助全球最貧困和債台高築的國家一案，七大工業國亦意見分歧。德國和義大利再度表示反對，英國則表示同意，美國同意世銀和IMF應該為其本身提供給窮國的貸款負責，而不是要求會員國提供資金。

對於美元匯率應該維持何種水準，G七顯然存在歧見。去年此刻美元對日圓匯率處於歷史谷底，當時G七國家有個共識，那就是美元匯率的確過低，而且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均樂見美元升值，但是一年之後局勢丕變，美元匯率正處於向上走勢，外匯市場因此關切美國能夠容忍的美元匯率水準究竟在那裡。德、法希望美元進一步升值以刺激兩國國內經濟成長。法國表示，就目前市場發展顯示，美元仍有升值的潛力。德國央行總裁則表示美元應可進一步升值，但會中並沒有討論美元匯率未來的目標區。美、日對於目前的美元匯率水準似乎感到滿意，美國財政部長魯賓表示，美國支持強勢美元，此一立場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並且美元匯率應反映經濟基本面；但是，一般推測，即將競選連任的柯林頓政府恐將無法坐視美元對日圓匯率無限制往上推升，否則將大為損害美國出口競爭力與經濟成長力，而且好不容易才縮減的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也將再度擴大；但就另一個G七國家——日本的立場而言，日圓匯率走高仍是揮之不去的夢魘，目前日本的經濟復甦仍未站穩腳步，日圓匯率貶值幅度若不夠，將使前功盡棄，對於全球經濟的復甦也不是好事。日本表示，日本經濟目前並不需要進一步的刺激，目前經濟成長持續進行，成長率高於預期，為維繫經濟成長，當務之急便是要削減預算赤字。（洪淑芬）

工業國社福支出將拖累全球經濟成長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於四月中旬提出一項報告中指出，工業國家社會福利支出的龐大負擔，造成政府債務情況惡化，利率走高，將使得全球經濟成長受到拖累。

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工業國家生產力成長趨緩，非專業技術的勞工薪資下滑，以及人口高齡化趨勢，使得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的勞動人口比率下滑，嚴重侵蝕薪資所得稅基，成為工業國家財政惡化的重要原因。而工業國家人口高齡化趨勢，使得退休金以及醫療保險的社會福利負擔日益沉重，進而造成這些國家的財政赤字更形惡化。目前工業國家的社會移轉性支出，與各項補貼，以及公共債務的利息負擔，三項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高達二一%，較一九八〇年代增加十七個百分點。美國、日本、法國、德國以及義大利等五大工業國家，過去十五年來公共債務增加將近一倍，而加拿大、義大利、比利時以及希臘，一九九五年的公共債務更高達該國GDP的百分之百。（洪淑芬）

德國降利率望提振經濟

由於德國國內通貨膨脹壓力趨緩，以及預期目前貨幣供給快速擴張的趨勢將會緩和，德國聯邦銀行（央行）四月十八日宣布調降官定重貼現率與票券質押放款利率〇·五個百分點，其重貼現率從三％降到二·五％，證券質押放款利率由五％降到四·五％，其主要目的為提振德國低迷的經濟並且讓德國馬克匯率進一步回貶。這是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將重貼現率調降兩碼至三％以來，德國官方利率首度降低，使德國的重貼現率降回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所見的歷史最低水準，票券質押利率降至四·五％，也為一九八八年以來最低，不過仍大幅高於歷史最低的三·五％。不過德銀重貼現率已降至歷史最低水準，一般認為這是德銀最後一次調降重貼現率。歐洲金融市場於四月十八日對德銀此一降息行動反應熱烈，股市、債市都告揚升。

德國央行同時宣布，三月份經季節因素調整的M3貨幣供給年增率達一二·二％，略低於二月份的一二·八，但仍遠高於德國央行一九九六年四％到七％的預定成長目標區間；而三月份M3貨幣供給成長趨緩，確實提供德國央行降利率的空間。降息後的數週內，主要貨幣市場利率（票券附買回利率，Repo），將可能繼續維持在三·三％的水準，維持Repo不變，是預留Repo調降空間，而Repo水準的大幅高於重貼現率，暗示德銀貨幣政策將持續寬鬆，未來Repo可望繼續調降。目前歐洲景氣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德國及若干歐洲國家經濟遲滯不前，被視為全球經濟擴張的最大威脅。德銀降息後，丹麥、比利時、荷蘭與奧地利的中央銀行紛紛跟進降息，奧地利甚至調降重貼現率兩碼至二·五％，以及票券質押利率降至四·七五％的二次大戰以來最低水準。由於歐洲利率水準持續下降，美國長期利率居高不下，歐美元差逐漸擴大，同時在歐洲貨幣前景可望好轉的有利情況下，歐洲債券市場正呈現一片榮景。（洪淑芬）

美日高峰會擱置經濟發展新同盟

美國總統柯林頓四月十七日於東京，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舉行高峰會談。於經濟方面，雙方將評估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減少，但是對目前兩國爭執的日本保險市場開放問題、美國希望繼續延長美、日半導體協議，以及柯達軟片與富士軟片之爭等通商三項目，只確認仍須繼續磋商，並未發表具體的結論。對照三年前柯林頓當選美國總統後，隨即展開亞洲行，與當時日本首相宮澤喜一之間最大的議題即是經濟問題，顯然此次會談著力於安保議題，擱置經濟問題。

此次美日高峰會，擱置了個別議題，總體面強調「合作」與「同盟」關係，基本上係來自於經濟及政治兩項變化。於經濟面上：就總體數字上觀察，一九九三年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為五·六兆日圓，一九九五年則降為四·三兆日圓；每月份的統計數字亦顯示，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呈現下跌的趨勢。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占美國全體貿易逆差的比率亦由一九九一年高峰的六〇·八％下跌至一九九五年的三七·二％。美日貿易順差縮小，與日本企業對美國投資深化程度有關。一九九三年美日貿易摩擦達到高點時，日本汽車出口到美國市場的數量是一百五十五萬輛，遠超過日本汽車廠在美國的生產量，但是，一九九五年日本汽車廠於美國的生產量是二百三十萬輛，直接出口到美國的汽車卻僅有一百二十三萬輛，亦即在美國出售的日本車有六五％是於美國生產。一九九三年以來

，美國所引導的促使日圓急速升值政策，確實達到了加速日本企業外移及縮小美日貿易逆差的效果。因此，儘管美國與日本之間仍存貿易摩擦問題，但是最嚴重時期已過。

自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一直強調美軍於亞太地區維持兵力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另一方面，龐大兵力之運作與維持均有賴日本從經濟方面進行支援。冷戰結束後，亞洲一直環繞於經濟發展議題上。然而，去年以來美國與中共摩擦不斷、李登輝總統訪美後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以及最近北韓跨越停戰協議線，對南韓所形成的威脅等，使得亞洲之間的安保問題，成為此區域最受矚目之焦點。政治與經濟一直是外交運作上的雙輪，隨著亞太安全保障體系問題的出現，從政治與外交上的考量，美國必須暫時擱置經濟議題，正視冷戰之後，美日兩個超級經濟強權間所應重新架構的安保體制問題。美日兩國之間以經濟對立為主體的架構將逐漸落幕，取而代之的，將是兩國於亞洲內發展新同盟關係，作為雙方未來緊密合作的訴求點。（洪淑芬）

日本住專問題難解

日本眾議院於四月十一日通過政府總預算案，打破日本朝野之間長達三個月的政治僵局，在此之前，由於反對黨國會議員強烈反對日本政府擬動用六千八百五十億日圓（六十五億美元）的公款為住專公司（住宅金融專門公司）紓困，因此百般阻擾日本下年度預算案，使國會遲遲無法通過議案。根據預算委員會達成的折衷協議，日本政府將暫時凍結住專紓困計畫，俾等待另一個涵蓋範圍較廣的金融機構整頓方案就緒後再作定奪。日本的住專問題，近年來一直困擾著日本政府，這個問題若無法解決，則日本證券市場及外匯市場的陰影將揮之不去。

要探討住專問題，必須先了解日本社會的商業習慣。在日本，當一企業經營陷於困境時，最優先的處理方式並非依據法律規定，宣布破產或進行清算，而是儘量尋求有業務往來的銀行或大企業的理解與支援，以求繼續經營。如果該企業有母公司，母公司大都擔負起子公司的重整與重建責任，此即所謂的「母公司責任主義」。但是，於泡沫經濟時期，有些由金融機構設立的金融子公司，為追求成長，大幅擴張信用，不僅導致資產結構不健全，更於泡沫經濟破滅後，產生巨額不良債權，其規模之大遠非母公司能力所能清償。更由於母公司無力替子公司清償債務，有些母公司寧可根據法律規定，宣告子公司破產，並進行清算，而不願意承擔子公司所有的責任與義務，亦即希望以「債權人自己責任」為基礎，來解決問題，而此卻遭批評為不負責任。因此金融業者不得不提出所謂的「修正母公司責任主義」的折衷處理方式，其作法是母公司首先放棄對子公司所有的（包括有擔保且能回收的）債權，承擔比其他債權人較重的損失，再由其他債權人來分攤其餘損失。

而所謂的住專問題，即上述金融子公司的代表例子。日本全國共有八家住專，都是設立於一九七〇年代，當時日本尚處於高度成長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殷切，而銀行對於手續繁瑣而且貸款金額小的住宅貸款業務，不甚積極，因此為處理住宅貸款的業務，陸續設立八家住專金融專門公司。於泡沫經濟時期，其放款金額每年以二〇%以上的速度成長，但是由於放款集中於不動產及建築業，泡沫經濟破滅後，股價及地價大幅下跌，對住專經營產生嚴重的打擊。一九九一年年底，除農林金融機構所設立的協同住專外，由銀行所設立的七家住專公司，開始進行第一次的重建計畫，各銀行母公司分別降低或取消融資給住專的貸款利率，但由於住專的不良債權過大，銀行的支援計畫只顯杯水車薪；一九九三年，銀行母公司又擬訂新的住專重建計畫，以十年為重建期，除擴大利率的減免範圍外，並決定融資償還的先後順序，但是由於土地價格的持續下跌，住專的財務狀況不僅未能改善，反而惡化；一九九五年底，七家住專的不良債權總金額高達六兆四千一百億日圓，超過其放款總額的五〇%。

日本政府了解，若住專問題不解決，對日本金融體系之安定與經濟景氣之復甦，將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因此提出動用政府資金，以協助解決住專問題的方案。日本政府的處理案是以「修正母公司責任主義」為基礎，準備設立一個專門處理住專不良債權的機構，概括承受住專的所有債權與債務，而且對於已經確定無法回收的六兆四千一百億日圓的不良債權，分別由住專的銀行母公司放

棄其三兆五千億日圓的所有債權，非母公司的其他金融機構放棄一兆七千億日圓的部分債權，而農林系統的金融機構則以贈與方式，贈與新機構五千三百億日圓的債權，剩餘的六千八百億日圓損失則由政府補助。這種處理方式最受到批評的是，政府必須負擔六千八百億日圓的損失，而且移轉至新機構的債權，預估約有一兆二千億日圓可能無法回收，此部分的不良債，將勢必再由政府協助解決。

住專問題除經濟因素外，亦涉及日本各黨的選舉實力、國會生態等非經濟因素，但以政治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若無法取得民眾的信任，對下一次的選舉將產生不利的影響，執政黨亦不願強行通過處理案，只能尋求暫時的妥協。因此住專問題的根本解決，仍須待銀行母公司有足夠的盈餘後，再逐年攤銷壞帳損失，預估需費時至少三年，之後，日本經濟才能完全擺脫泡沫經濟的陰影。（洪淑芬）

*

*

*

